

## 中国珍珠之最——南珠

世界珍珠市场有一句“行话”：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南珠以圆润、凝重、光华而著称于世。

### 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

世界珍珠行业有句话：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

了解这句话之后，你对世界珍珠也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东珠是日本海的珍珠，西珠是指地中海和欧洲（意大利）的珍珠。无论东珠或者是西珠，在地域上说都属温带以上，水质虽好，但日照时间短，海水的温度也不高，所以，出产的珍珠在颜色上，光泽上以及颗粒的大小与浑圆上，就比不上地处亚热带水域的南珠美丽而质优。南珠就是指北海沿海北部湾水域所产的珍珠。

合浦郡之所以在西汉时期就建郡，与南珠有很大的关系。当年，珍珠是朝庭的贡宝，每年的珍珠列入岁贡之中，历代都有朝庭的监采官在北海。民间故事《珠还合浦》就记载，采到夜明珠先快马飞报，夜明珠随后押解到京，但中途夜明珠却飞回了合浦海。

南珠之所以为中国之最，一是历史悠久。北海市的合浦县在二千多年前便开始采珠。据《廉州府志·迁谪》载，汉成帝谏议大夫王章（公元前？—前24年）被陷下狱致死，其妻发配合浦，“采珠致产数百万”。《府志·宦绩》也说：“合浦少产米谷，民赖采珠为活。”可见，汉朝时，合浦民间开采珍珠就很盛行，经营珍珠生意也很利市。二是珍珠质量好。南珠以凝重、浑圆、色泽好而著称于世。

相传，慈禧太后绿花鞋上的那两颗大珍珠和英国女皇冠上的那颗珍珠，都出自南珠。

### 南珠有五大古珠池

“珠池”名称，最初是由唐代刘恂在他写的《岭表录异》一书中提出来的，他说廉州海中有海岛，岛上有一大池，池中繁生珠蚌，谓之“珠池”。这其实是误会。此人可能都没有来过北海合浦。他说合浦有海岛，其实是涠洲岛，但岛上没有池沼可以养珠。

所谓“珠池”，是养珍珠的浅海湾，是一片较为固定的水域，风流小，水深不超过10米，年平均水温23摄氏度。

清朝以后，一般说合浦珠池有五：乌泥、平江、杨梅、青婴、断网。由东而西，遍布合浦海岸。

### 汉朝闵氏合浦贩珠致富

西汉成帝建始六年（公元前32年）泰山人王章任谏议大夫。因直言获罪于专权的皇后之兄王凤，被诬冤杀，并处于没收家产。王章妻子闵氏与3岁的女儿流放合浦。闵氏见多识广，会抓商机，在合浦珍珠的生意上，她赚了大钱。数年间，她居然拥有家产“数百万”。不久，丈夫的冤案

又得到平反。她与女儿在泰山太守的帮助下，用巨款赎回了家产。

这件事在当时轰动朝野。所以后来人们都说合浦虽天偏地远，但是个发财的好地方。

《廉州府治·迁谪》载，汉成帝谏议大夫王章，被陷下狱致死，妻子发配合浦，“采珠致产数百万”。



南珠



北部湾广场 张明科/摄

## 《珠还合浦》

“珠还合浦”的典故，最早见于《天工开物》。说合浦自汉盛产珍珠，但由于滥采无度，珍珠迁往交趾。

合浦太守孟尝到任，“力革前弊，大弛珠禁，货物流畅，百姓复业，人以为去珠复还。”

民间故事《珠还合浦》，则多了一些神秘的色彩。

海生下海采珠，得一夜明珠，把它置于桌面，晚上吃饭不用点灯，补衣也觉亮堂。此事被当地的一富豪知道，富豪为了讨好县官，就把夜明珠送到县衙。县官得珠，高兴万分。由于邀功心切，当即修书快马报京城皇上。夜明珠用九层丝绸包裹，再用九层盒子包装，随后由精兵押送赶赴京城。

然而到了梅岭，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夜明珠化作一道弧光，飞回合浦的海上。官兵们回望合浦方向，一片光霞。

无奈，再度回合浦采捞，再得夜明珠。这一次，割开兵丁的腿肉，把珠藏在里面，再上绑带。这样，以为万无一失了。但到了梅岭，再度飞沙走石，夜明珠还是飞了回来。

这就是有名的民间故事《珠还合浦》。

## 唐朝诗人关于“南珠”的诗篇

《全唐诗》（上）·卷二百二十三

### 客从

◆杜甫

客从南溟来，  
遗我泉客珠。  
珠中有隐字，  
欲辨不成书。  
缄之篋笥久，  
以俟公家须。  
开视化为血，  
就今征敛无。

《全唐诗》·卷一百六十八

### 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其一

◆李白

潮水还归海，  
流人却到吴。  
相逢问愁苦，  
泪尽日南珠。

## 海人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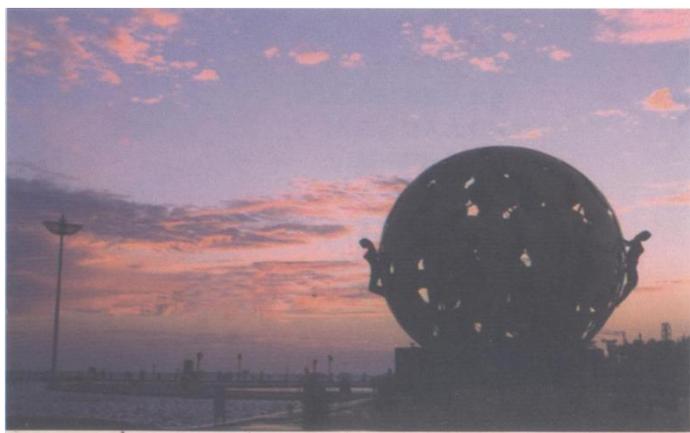
◆唐·王建

海人无家海里住，  
采珠役象为岁赋。  
恶波横天山寨路，  
未央宫中常满库。

## 采珠行

◆唐·元稹

海波无底珠沉海，  
采珠之人判死采。  
万人判死得一珠，  
斛量买婢人何在。  
年年采珠珠避人，  
今年采珠由海神。  
海神采珠珠尽死，  
死尽明珠空海水。  
珠为海物海为神，  
神今自采何况人。



《全唐诗》(上)·卷五

## 谢赐珍珠

◆江妃

桂叶双眉久不描，  
残妆和泪污红绡。  
长门尽日无梳洗，  
何必珍珠慰寂寥。

## 以“南珠”为题材的明清小说

###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内容提要]** 蒋兴哥新婚不久就到合浦做珍珠生意。新婚燕尔，爱意切切，说好三个月就回到襄阳。谁知蒋兴哥到了合浦，气候炎热，中暑得重症。等到病体痊愈，归心似箭，他辗转杭州再回襄阳。在杭州旅馆，与他同房的人给他说起到襄阳做生意的艳遇。说有一个娘子，与他有染，并且情份特好，临别时还送了他一件珍珠衫。

同房的陌生人一个劲地夸那情人知暖识寒，还撩开衣服让蒋兴哥看娘子送的那件珍珠背心。

蒋兴哥知是家里出了事，无心再聊，借口身体不适，早早睡了。

回到家中，妻子三巧儿虽然热情，但蒋兴哥心里有事，冷冷的，说路途劳累，吃完晚饭早早就睡了。第二天，他请来岳父岳母，当着两老的脸说想看看结婚送给妻子的那件珍珠衫。如果拿不出又说不出缘由，就休了妻子。

妻子自然拿不出珍珠衫，蒋兴哥也就休了妻。

蒋兴哥是当地的大户，也是能人，休了妻之后，不久也就重新娶亲。再说三巧儿，人美人也好，出错只是年轻人寂寞难耐，一时的过失。父亲也是当地有名的富豪，家境好。从山东到合浦做官的知府路过襄阳，有朋友介绍，说他反正没带眷属，娶了三巧儿做个伴，到任以后也有个照顾。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蒋兴哥虽然休了三巧儿，但三巧儿重婚时，还是送了许多彩礼。

后来蒋兴哥又到合浦做珍珠生意。一日，他在珍珠行撞倒了一个老者，老者气绝身亡，被人告发，抓到官府。这可是个杀头的罪呵，纵使有钱，但离家千里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可是，蒋兴哥命不该绝。他被押到府衙里时碰到了三巧儿。三巧儿知道蒋兴哥犯了事，并且性命难保，就缠着老爷要帮帮蒋兴哥，慌称他们俩是表哥表妹。千里为官，难得一乡音。老爷听闻就让他俩见面，见面后他俩就抱头痛哭，而那个抱法也让老爷看出破绽，老爷把他们俩叫来审问，他俩知抵赖不过，就和盘端出。

官司了结之后，老爷看他俩缘份未尽，让他们重续前缘。回到襄阳，三巧儿做了小，而蒋兴哥家里的二婚则成了大老婆。

这就是有名的以“南珠”为题材的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评说]** 合浦当年是朝庭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因为出产珍珠，而珍珠是后宫佳丽的首选之宝。那时，到合浦任职的官员，都要在别的地方有显著政绩，才能到合浦做官。有点像中国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深圳，官员都由中央来挑选，并且要精壮能干、富有经验。

从经济角度看，如果小说以一个地方为背景的话，那个地方肯定也是那个时期众多人士关注的热土



合浦惠爱桥



北海珍珠节外国艺术家的激情表演

## 珍珠粉

◆陈建功

北部湾畔的北海市是我的故乡。北海过去是合浦的一个镇，合浦自古以南珠名闻天下。《后汉书》所记“合浦珠还”的典故，更是无人不知无处不晓的了。几天前我与捷克的汉学家李莎娃晤谈，刚提及我的故乡在北部湾畔，她居然立刻惊呼起来：“啊，我真羡慕你！我就喜欢海，可惜我们捷克没有海。更何况你的故乡那里好像有过一个很有趣的传说！”可见孟尝太守施仁政、泣神明，不仅名垂千古，而且还蜚声海外了。几年前，我读《后汉书》这一段的时候，还生出另外一些奇思异想。我猜那位孟尝太守的前任所犯的过错，大概又和不懂保护生态，对海底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有关。一味贪心无度，“诡人采求不知纪极”。南珠岂有不“徙于交趾郡界”之理？而“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利病”，一定不仅仅施仁政而已，说不定也搞了一点保护资源的措施吧，不然何以“去珠复还”？否则，涸泽而渔的苦果，让你几代人吃个够！

我7岁时被父母接到北京，离开故乡已经三十几年了。说来惭愧，长大以后才晓得，自己的故乡原来是珍珠之乡。读李商隐的《锦瑟》：“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知道古人向以为珍珠之生成，乃月华所钟，“影月成胎，经年最久，乃为至宝”，所以才有月满珠圆，月亏珠缺之说。又知道原来还有“鲛人泣珠”的传说。鲛人者，鱼人也，居海里，善织绡，到人间寄住卖绡，临离开时依依难舍，向主人要了个器物，哭之不已，泪落盘中，竟“大珠小珠落玉盘”，遂有珍珠。这些，都是以后读书读来的。留在童年的记忆中的，只有一幕：每隔一段日子，祖母就拿出一个巨大的珍珠贝，用铁片刮下一些末末儿，喂给我吃。我万没想到后来在北京结识一位朋友，聊深了，才知道也是北海人，且我们的父辈竟是旧交。更有趣的是，这位朋友讲起幼年的一幕，居然也是如此。这位朋友的父亲是个老中医，因此便有了向我炫耀医学知识的资格。他说，我们被喂的，其实就是今人所说的“珍珠层粉”。珍珠层粉和珍珠粉的成分是一样的，都是珍珠贝的上皮组织分泌的珍珠质，服之安神泻热，明日定睛，止咳化痰。北海有不少人家都有刮珍珠层粉给孩子吃的习惯，这大概也是北海仔北海妹里很少有人生疮长疔的奥秘吧！

年初应北海市文联之邀，拉了几位北京文学界的同行，去北海参加“北部湾作家、企业家联谊会”。回来后同行发现家中清锅冷灶，觉得丈夫一定也是出差好几天了。这时她口渴难熬，遂举起暖瓶，对嘴便倒，岂料瓶中竟是滚烫的开水，烫得她满嘴起泡，溃烂。这时她想起了带回的珍珠粉，便开包取出，敷于患处，一夜过后，竟奇迹般愈合。这消息使我在电话里连连称快。我说：“这就是你一路蔑视我真挚的乡情的现世报！”一周以后，另一位同行的作家也打电话来，连连称奇说，他的脚气溃烂，竟因施了带回的珍珠粉而收口，且连脚气也被根除。于是，我又得了一个大扬眉吐气的机会。世间惟一可以原谅的吹嘘，是吹嘘自己的故乡。我以为。

## 南珠·女人·合浦

◆顾文

贾平凹在一篇文章里说，好女不戴金。他说，女子在如花似玉的年纪，自然天成，她比金子还有魅力，根本就不需要戴金。他说，金给人一种“浑浊”的感觉，一种眩晕的庸俗。当一个女人需要戴金的时候，她已经对自己的美不那么自信了，想以金来为自己增加一些成色。按五行来说，土生金。金虽耀眼，毕竟是土中之物，确实有“浊”之嫌疑。

珍珠却不同于金子。珍珠是水中之物，有灵性。她是汲日月之光华，润珠贝之命液而成。像是有生命似的，年月久远之后，再美丽的珍珠也会光泽暗然，所谓“人老珠黄”就是此说。古代在合浦采得珠王要进贡朝廷时，要日夜兼程策马回京。除邀功的因素外，不排除珍珠有一个新鲜度的问题，因为当时很可能还没有漂白熏蒸的技术。

女人爱珠，而且是名女人爱珠，这些都有传说或者记载。英国女皇皇冠上的那颗珍珠传说就是“南珠”，还有慈禧太后绣花鞋上那两颗拇指大的珍珠也是出产于合浦的“南珠”。

女人戴珍珠是相得益彰。女人是水，是灵性的生物。珍珠也是最有灵性的东西，是一种经过苦难之后的美。女人带珍珠让人感到一种宁静，一种灵气，一种韵味，一种别致。

而珍珠行话说，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这究竟是什么缘由呢？西珠是指地中海一带产的珍珠，东珠是日本海产的珍珠，南珠是指合浦海一带产的珍珠。西珠和东珠的产地，都属于温带以上的气候，水冷，日照时间短，所以产的珍珠光泽不如南珠，凝重度不如南珠。南珠生长在亚热带的海域，光照时间长，海水温暖，而且亚热带的海域饵料丰富，珍珠贝母良好，所以产的珍珠光洁度好，凝重浑圆。凝重浑圆是指自然珠，因为贝母硕大，进去的沙粒才可能更大，后来出的珍珠也就跟着大而圆。

合浦，有珠市之称。明清时候，广东有三市：广州花市、肇庆砚市、合浦珠市。自汉朝以来，合浦曾两度改为珠官县。古时候，是在其他地方做官有政绩了，才可能调来合浦当官。冯梦龙的《今古奇观》里有一篇小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那个在合浦当县官的老爷子是福建人，他就是先调到广东的惠州当官，后来才擢升到合浦来的。相信蒋兴哥的那件珍珠衫一定是合浦所造。他做珍珠生意发了财之后，娶了三巧儿为妻，并且赠送了一件珍珠衫为礼物。之后，又急急到合浦再做珍珠生意。新婚燕尔，夫妻泪别，发了誓要快去快回的。谁知舟车劳顿，南方又酷暑难当，到了合浦就病了，半年过去杳无音信。这时娇妻在家已结识了一个情人，并在分别时把珍珠衫送了情人。还说：你这一去不知要多少时候再来。这件珍珠衫你就穿在身底，冬暖夏凉。到得南方，你带个口信来，也让我免得操心。这个情人到了杭州，经人介绍认识蒋兴哥，知道他是襄阳的，便问蒋认不认识蒋兴哥，并把与三巧儿的事全给蒋兴哥抖了出来，要他带口信给三巧儿，这真应了“我不说你但你会自己说”这句箴言。蒋兴哥回到家就把三巧儿休了。三巧儿经人介绍，嫁了到合浦做官的这个老爷子。在襄阳上船，蒋兴哥叫人把当年的一些嫁妆送上船去给三巧儿，所谓一夜夫妻百日恩。待到蒋兴哥续娶的时候，便着着实实大吃了一惊：续娶的老婆带来了一件宝物。这件宝物就是蒋兴哥的那一件珍珠衫！原来这个续娶的老婆就是三巧儿情人的原配夫人，那人心

中有事，生意又亏，免不了心中郁闷，不久就死了。经人介绍他的老婆就嫁了蒋兴哥。这就是扣人心弦的“重会珍珠衫”。

至于后来，蒋兴哥再到合浦做珍珠生意。由于看珍珠推倒了一位老者，老者倒地气绝身亡，被人告到官府。三巧儿从中求情，从轻发落。原先求情时说蒋是哥哥。待见面时那种拥抱痛哭的“抱法”和“哭法”不像兄妹，被老爷子看出。迫于无奈，他俩从实招来。老爷子看他们情分未了就让他们回家了。三巧儿从正妻的地位降到妾的地位，但总算改正了错误。

这就是与合浦有关的珍珠的故事。千百年来，合浦与珍珠就连在了一起，其间不乏感人的的人和事。世纪之交，尘俗浮躁，蓦然回首，遥望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这块城廓，往事浩瀚，会令我们思想一些，默然一些，走向未来，脚步会沉实一些。

（摘自散文集《世纪遥望》）



位于合浦师范内的东坡井



古珠池之一的澳洲奇观

## 珍珠之梦

### ◆凌渡

合浦海边的落日，极圆，极红。光芒没有了，是海水濯去的呢，湿润鲜亮极了。像一颗硕大无比的珍珠，悄悄滑向海里。黄昏携来朦胧，匆匆收拾走粉红的晚霞，掩藏起海岛磔嘎的音韵。于是大海激动着抖开了又宽又厚的黑被子，狂喜地搂着落日，拥着鲜红，一起沉进了夜里。这时你听见了海籁籁的梦呓，是吗？是珍珠的梦？

那极圆极红的落日，分明是淋漓着血泪的珍珠呵。我在白龙珍珠古城遗址踟躅，朝海极目，默默送走夕阳的时候，异样的心情浮动了异样的感觉。残阳如血，心也被泼染满了凄惨的血光，真够酸楚的血色黄昏了。我脚步凌乱，但心沉实，眼光深切的冷峻。为一片浸血的历史，我走进早已变成荒丘的珍珠城黑夜。看那两座太监坟，像两只张牙舞爪的恶兽。匍伏峥嵘，随时都在潜行作祟似的，真令人顿生出沁冷的恐惧。我忽然想起当年皇帝老子美丽的珍珠之梦，催珠的贪官污吏和太监们贪婪的珍珠之梦，珠人痛苦的珍珠之梦。这些五光十色的梦构筑起这座充满着血腥的珍珠城。奢侈至极穷凶至极的明皇室为了掠夺珍奇的南珠，草芥珠人，就在这里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带血带泪的悲剧。北京十三陵展室里的皇冠和帝后们绣鞋上的珍珠，不都是因为浸泡了珠人的血泪，如此光洁的吗？那些堆积如山禁同于地层包含着当年采珠痛史的珍珠贝壳。我总感觉是一群群被凌辱被摧残至今还没有死亡的珠人韵灵魂。海风亢奋，潮浪鼓噪。你此刻走过珠城废圩，你还仿佛听见他们感人的苦诉，寸断柔肠的抽泣。这时感情的压抑顿然割断了一切美的意念，被欺凌的愤懑，失亲的悲哀，丢落爱物的伤感。如此滔滔滚滚一并袭上心头，一时逼迫着你喘不过气来。

我就是在这样的忧伤和万般感慨中走出珠城遗址，走出那片浸血的历史的。

又是一轮美丽的夕阳了。

依旧是这片湛蓝的海，却已是我们新一代珠人播种的圣池，理想和憧憬的摇篮了。银鸥声声，像炽热的召唤落在珍珠场里颗颗渴盼的心上。晚霞妆扮着珠棚，遍映了一层粉粉的让生命昂扬的红色。我想在那儿一定有一双双富于感情的眼睛和我的目光一样，激动着投向夕阳，欣赏着落日的。

因为那极圆极红的落日，是他们心中的珍珠。圆润圣洁、美丽绝伦，是价值连城的国宝。

据说，珠层400微米以上的是高档珠了。超1厘米的视为珍奇，属国宝之列。

一位珍珠公司经理悄悄对我说：他们所属的珍珠场近几年育出的国宝珠就有300多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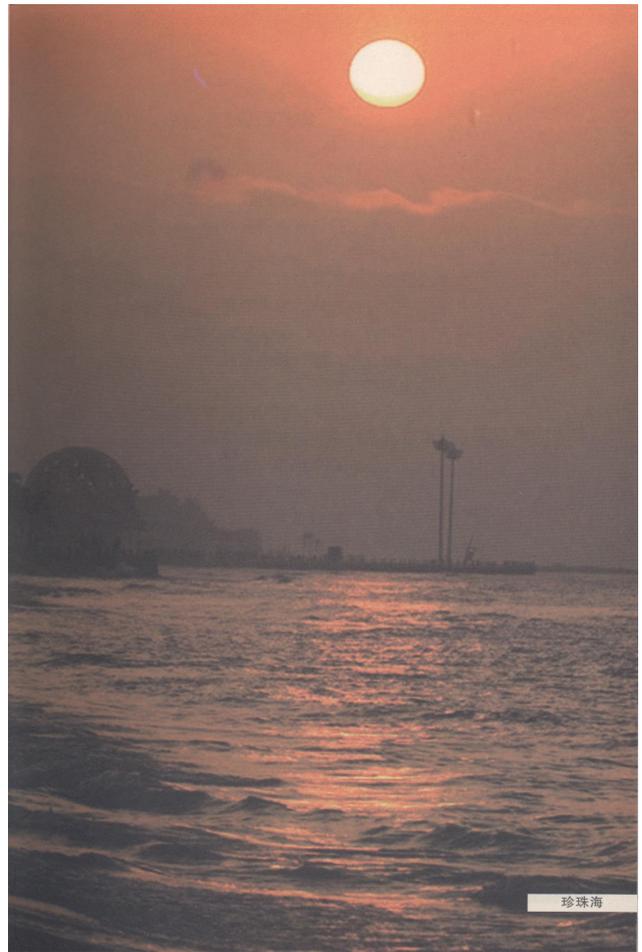
“这么多？”我吃惊了。

“珍珠场办多了，珍珠业发展快，没有什么稀罕的。”他说。合浦是南珠的故乡，这些年这一带海湾确是如雨后春笋，一个珠场接一个珠场兴办起来。我曾从营盘到北海，从犀牛脚到珍珠湾，参观访问了好几个珍珠场。才短短数年，珍珠业迅猛的复苏、成长和发展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浩瀚大海，依然风风浪浪，躁动不息，一刻也不肯静。生活也如此，但珠人已没有了他们祖先因为被逼迫被驱赶下海求珠而窒息海底死亡或葬身于鲨口那种悲惨的景象了，已没有了他们祖先因

为世事的险恶而造成不能自拔的麻木、冷冥、凄绝与痛苦。不是说已没有了艰辛，没有了冷峻，可如今的珠入心海，的确张扬翻滚，如大潮大涌，有抱负，有理想，有追求。



珍珠梦 谭为民/摄



珍珠海

他们的心都揣着一个有声有色瑰丽十分的珍珠之梦。

还是合浦，还是妙不可言如仙境的海边黄昏，还是碧波粼粼的海托着的那个红彤彤洗得洁净十分的夕阳。

退潮了，一个小珍珠场的场长用竹筏载着我朝珠池划去。海水清澈见底，这是海底养殖。一个个吊到海底的珠笼排列有序，那些含珠的珍珠贝蚌静静地在铁笼里生长，连它们白嫩芽般的蚌须也看得一清二楚。场长说，他们是小场，才投资5万元，想稳定了脚，再求发展壮大。谁不梦幻和憧憬家大业大，珠池里都闪满着珠光呢！

在另一个也刚刚办起不久的珍珠场，那是个拥有一大片珠海域的大场，原只有珍珠贝20万只，现在已发展到5000万只了。这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按计划，将来插核的珍珠贝可达30万只之多。去年收珠还少，今年预计可收十几斤珠，未来呢，就不止十来斤数了。场长胸怀大志，绘声绘色，滔滔不绝地介绍。

我说：“那不是梦吧？你们真够气魄。”

他说：“要把梦想变成现实，靠的是智慧、勇气、韧力和实实在在的猛干呵。”

我相信他们会成功的，他们正一步一个脚印朝着他们的珍珠之梦走去。

我常常路过合浦，有时盘桓些日子，也常常因为珍珠的灵气和珍珠的感应，还正应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俗语而做起珍珠之梦来。

一夜，我在东坡亭附近的湖边徘徊，忽见一位身穿古代服装的老者，他手持一颗闪闪发光的夜明珠，翩然而至。顿时漆黑的湖畔徐徐穿过一颗闪烁的明星似的，掠过我的眼帘。我定目细看，原来是汉代的合浦太守孟尝。孟尝见我，用洞明世事的眼光审视了好一会才冷不丁说：“你是为官的吗？”我不觉一愣，太守可把我当作明朝为虎作伥的贪官污吏催珠人了，我慌忙告诉他我只不过是个舞弄剪刀加浆糊涂抹红墨水离官场甚远副处级待遇的文学期刊编辑而已。孟尝将信将疑，又冷冷打量我一番，忽然嗤嗤一笑，这廉洁闻名的清官的冷笑是红是黑意味什么我还来不及思考明白。他竟又道：“你走吧，你虽不是珠人，自己去做自己的珍珠之梦吧。”在我的唯唯诺诺中，他擎起夜明珠，又飘飘忽忽，拂袖朝还珠亭而去……

一觉醒来，我一直琢磨着这奇异的梦，咀嚼这奇怪的箴言。悟，是需要智慧。不过我想一个把生命视为最珍贵最美丽的人，是该有自己的珍珠之梦的。

美丽的南珠故乡，美丽的珍珠之梦。

## 合浦还珠

◆韩笑

不辞风尘仆仆。

拜访古老的典故！

脏官为昏君搜珍珠，

大海里堆满白骨！

珍珠一怒逃别处，

来了清官又回合浦！

这岂止是骂太守贪污，

是痛恨荒淫王族！

珠城落满尘土，

古迹正在修复……

我在废墟漫步，

心中波涛起伏……

今日珍珠

是否全部还家！

明日珍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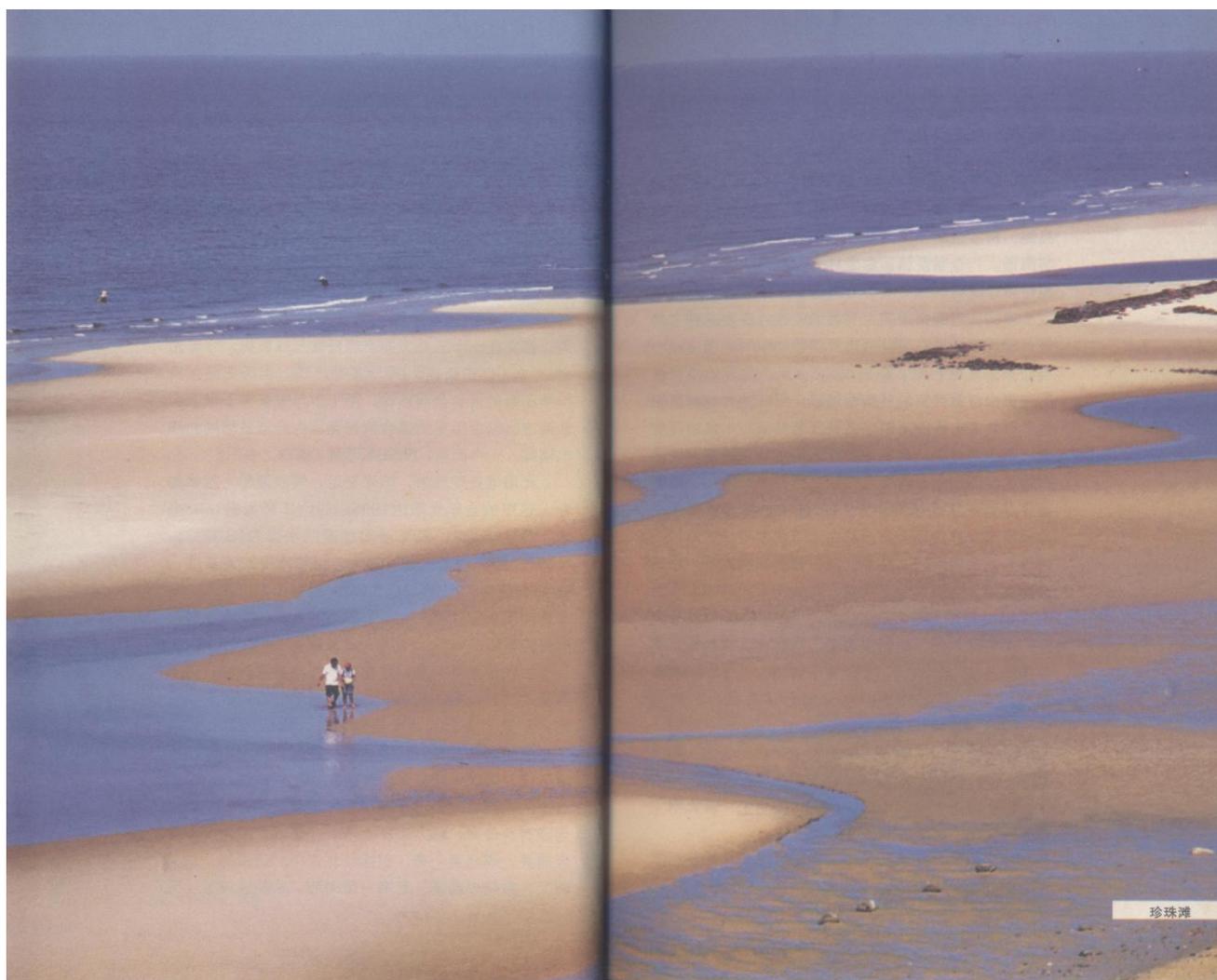
是否还会发怒？！

## 回望南珠波涛路

◆林亦

### 北海——南珠之乡

“吾粤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处汉唐以来，无人而不艳之。”“粤故多珠。蚌、蛤、赢生珠：……朱鳖吐珠，螾亦有珠”，“雷州之对乐池，高州石城之麻水池，旧多产珠，今亦无之。又元时，东莞之大步海媚珠池，产鹅赢珍珠，又县之后海、龙岐、青赢角、荔支庄一十三处，亦产珠母赢及珠赢树，今皆无之。”（《广东新语》）粤地多处产珠，但历史悠久且持续不断的惟有合浦珍珠，两千多年来享誉于世。今北海市区辖地历史上属合浦郡境，今合浦县划属北海市辖县，于今而言，北海亦可谓“南珠之乡”。



北海地处亚热带，阳光充足，气候温和，四季如春。这里的全年光照达 1995 小时，年降雨量 1683 毫米，气温年均 21-23℃。海水表层水温为 18.32℃，年均气温 23.7℃；盐度适中，平均浓度 23 波美度，海水 PH 值为 8.3，平均值为 8.1。周围无大河注入，海水透明度为 2-3 米。浮游生物饵料丰富，是珍珠繁育古代雷廉至交趾，是南珠产地。秦汉时期，由于典籍的缺乏，具体的采

珠海域不可考。晋刘欣期《交州记》载“去合浦八十里有涠洲，周回百里”，又“合浦涠州有石室。其里一石如鼓形，见榴木杖，倚著名壁，采珠人常祭焉。”可知当时采珠海域在今北海市的涠洲岛一带。《旧唐书·地理志》云：“廉州合浦有珠母海，郡人采珠之所。”唐代之廉州，即今合浦县、浦北县一带，包括今北海市。这里的“珠母海”，亦指今合浦、北海一带海域。明朝宋应星《天工开物》云：“凡中国珠必产雷、廉二池。”

关于合浦（廉州）珠池的名称、数量及其所指的具体海域的说法，各种史料和论著说法不一，然合浦七大珠池的说法还是可信的。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珠”条记载南珠之事颇详，书曰：“合浦海中，有珠池七所。其大者曰平江、杨梅、青婴，次曰乌泥、白沙、断望、海猪沙，而白龙池尤大。其底皆与海通。”今营盘镇的白龙圩有古白龙城遗址，白龙城俗称珍珠城。

廖国一对廉州历史上有名的七大古珠池进行了考证，认为断望池在今北海市营盘镇婆围村南面海域，与广东乐民池相对，距白龙池5公里；乌泥池是在今合浦县山口镇英罗港外南面海域；平江池大约相当于今广西北海市铁山港区兴港镇北暮盐场、川江村至营盘一带的海域中。杨梅池在今北海市营盘镇至白龙港一带的南面海中；青婴池大致范围在今北海市侨港镇南港至福成镇西村港一带；白沙池位置相当于今北海市兴港镇北暮盐场至合浦县白沙镇榄根村一带海域；海猪沙，又名海渚，在今北海市营盘镇白龙港一带的南面海中。合浦珠池之位置，均处于今北海市龙潭至合浦山口与广东乐民池之间。“南珠自雷、廉至交趾，千里间六池，出断望者上，次竹林，次杨梅，次平山，至乌泥为下，然皆美于洋珠。”（《广东新语》）优质南珠的产地，在北海合浦海域。兴也珍珠，衰也珍珠。

南珠具有世人瞩目的鉴赏价值和药用价值，引发了人们对珍珠的崇尚心理，赋予南珠文化价值。加上汉代以来珠市交易的发展，南珠在历史上一度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兴衰。



海门城雕

合浦郡地土壤贫瘠，农业不发达。但由于水运发达，内联荆楚，外接诸番的区位优势，先于番禺（广州）成为中国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商贸发达。举世珍重的南珠，成了当地百姓生计所赖。《后汉书·孟尝传》云：“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余粮食。”《晋书·陶璜传》曰“合浦郡土地硠确，无有田农，百姓惟以采珠为业，商贾去来以珠货米”。可知南珠贸易是当地经济的支柱，百姓靠以珠贸米维持生活。质高粒大的珍珠，其身价一粒千金。“交广昔时人少而物多。故《南齐书·地理志》称，‘民户不多，俚僚猥杂，卷握之资，

富兼十世’。卷握之资，必龙珠之类也。”（《广东新语》卷二）古有谚曰：“种千亩木薯，不如一龙珠。”南珠之乡曾经吸引多少南来北往的商贾，经营珍珠之商户，往往暴发为巨富之家。汉代王章夫人合浦贩珠致富的故事，既有史实性，又具传奇色彩。《汉书·王章传》记载：西汉汉成帝时，谏议大夫王章获罪下狱至死，妻儿皆徙合浦。“大将军凤薨后，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将军辅政，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时萧育为泰山太守，皆令赎还故田宅。”王章之妻流放到苦寒之地合浦郡，一介女流，携十二岁幼女，靠贩珠积聚了百万之资，赎回被没家产，除了她有过人的胆识和非凡的才能外，足见当时合浦珠市的繁荣和珍珠利润的巨大。这种情况直到明清时期都是如此，“数万金”价值的珍珠“至五羊之市（广州），一夕而售。”（《广东新语》卷二）

然而当统治者为保证珠贡而禁市，或无度频采使珠源枯竭，南珠之乡即陷入“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的境地。据《晋书·陶璜传》载曰：“吴时珠禁甚严，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人以饥困，又所调猥多，限每不充。”明代自朝廷“命内监分守珠池，雷廉始大困。”至清，合浦珠市仍为粤东“四市”之一。珠市“在廉州城西卖鱼桥畔。承平时，蚌壳堆积，有如玉阜……（珠民）生长海隅，食珠衣珠。”（《广东新语》卷二）然岭南已是“人多而物不给，卷握之中亦无甚难得之货。蚌珠且尽，况于龙颌之珠乎？”（《广东新语》卷十八）屈氏一首《合浦珠市》，即是当年珠乡凋蔽的写照：

海上集珠市，城中尽竹房。  
居临蛟室近，望入象林长。  
野旷秋无边，江水清有霜。  
炎洲惟此地，风景最荒凉。

### 南珠——疍户的血泪

珠民又称“珠人”、“疍户”。从历代地籍记载可知，历史上珠民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蛮人”，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载：“疍，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家。采海物为生，且生食之。入水能视。合浦珠池蚌蛤，惟疍没水探取。”明田汝成《炎徼纪闻》卷四“蛮夷”：“疍人濒海而居，以舟为宅，或编篷水游，谓之水栏。以渔钓为业，辨水色以知龙居故又曰龙人。善泅水采珠螺，以绳引石，缒人而下，手一刀，以拒蛟龙之触。得珠螺以刀击其绳，舟人疾引而出之，稍迟则气绝矣。”“昔时称为龙户者，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以象蛟龙之子，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今止名曰獭家。女为獭而男为龙，以其皆非人类也。……然良家不与通姻，以其性凶善盗，多为水乡祸患。”（《广东新语》）认为疍家性凶善盗，多为水乡祸患，把靠采海为生的渔民、珠民，与打劫为业的海盗并论。元代把珠民改籍为“民”作为一项安民仁政的措施，可见他们较一般的田农即所谓的“民”要低，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所受压迫更加深重。

疍民勤劳勇敢，却倍受歧视，生活也极其艰苦。“凡疍极贫……夫妇居短篷之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儿年十余岁使教入水”（东汉杨孚《异物志》），“性耐寒，隆冬单衣跣足”（清吴震方《岭南杂记》）。落后的采珠方式，频繁的珠贡以及监采太监、地

方贪官的横征暴敛是压在珠民身上的一道道沉重枷锁。以采珠为生的昼户，养家糊口全凭一身水下本领，生命安全完全得不到保障。《桂海虞衡志》所记载的昼民采珠情况是南宗一代最早详细叙述原始采珠法之惨烈场面的：“合浦昧池蚌蛤，惟昼能没水探取。榜人以绳系其腰，绳动摇则引而上。先煮毳衲极热，出水急覆之。不然则寒栗而死。或遇大鱼蛟鼉诸海怪……为须所触，往往溃腹折支。如见血一缕浮水面，知昼矣。”在后来许多宋、明人的笔记中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面对时刻存在的生存威胁，采珠人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的探索，改进采珠技术。自宋至清，均有记载。《天工开物》云：“宋朝李招讨（指曾在公元986年任关系、融宜、柳州的‘招安捉贼使’的李重海）设法以铁为耜，最后木柱扳口，两角坠石，用麻绳作兜如囊状，绳系两旁，乘风扬帆而兜取之。然亦有飘溺之患。”《广东新语》载：“采珠之法，以黄藤、丝棕及人发组合为缆，大径三四寸，以铁为耙，以二铁轮绞之。缆之收放，以数十人司之。每船耙二，缆二，轮二，帆五六，其缆系舳两旁以垂筐，筐中置珠媒引珠。乘风张帆，筐重则船不动，乃落帆收耙而上，剖蚌出珠。”此法较前之网兜采珠进了一步，有了简单的机械化，更加省力，放置珠媒引珠，减少了杂物进入网内。而且筐是垂吊放置，船航行会比较轻松，因此广为运用。正如屈大均《采珠池》诗（二）云：

暮春争赛白龙池，  
挂席乘风采不迟。  
千尺螺筐垂海底，  
看波不使巨鱼知。

但是如果海底地形复杂的话，容易挂破网兜。清人吴震方《岭南杂记》中所记即是网兜取蚌的缺陷。“珠池在廉州海中，取珠人泊舟海港数十联络，乘天气晴爽，万里无云，同开至池处，以铁物坠网海底，用铁拨拨蚌，满网举而入舟，舟满登岸取而剖之，皆凡珠也。”网兜取蚌法减少了潜水采珠的风险，但所获珠质量不高的问题仍然存在。用此法采蚌，在海中兜取的可能不只是珠蚌，而且还有珊瑚、石头、海草等杂物，浪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分拣珠贝，同时也对珍珠贝类资源造成破坏。

《天工开物》还记载了另一种采珠方法：“凡采珠舩，其制视他舩横阔而圆，多载草荐于上，经过水漩，则掷荐投之，舩乃无恙。舩中以长绳系没人腰，携篮投水。凡没人以锡造弯环空管，其本缺处，对掩没人口鼻，令舒透呼吸于中，别以熟皮包络耳项之际。极深者至四五百尺，拾蚌篮中，气逼则撼绳，其上急提引上，无命者或葬鱼腹。凡没人出水，煮熟毳急覆之，缓则寒栗死”。

结合该书所附的采珠图画来看，这种采珠方法是以绳系腰，手提篮子而没。加强了保护措施。潜水者把一个锡制的弯型空管扣在口和鼻上，以便在水中可换几口气，提供了呼吸的方便，延长采珠的时间，此外还增加了防护设备，用熟牛皮包住耳朵和项的部分，抵挡水压。但停留的时间、发挥的作用还是相当有限的。所以“今昼户两法并用之”。

潜海采珠面对的是来自大自然的危险。将珠民推向苦难的深渊的是朝廷的珠贡，贪官与监采内官的横征暴敛。五代十国时的合浦为南汉辖地。后主刘（继兴）采珠的次数多，珠课极其繁重，

而且手段残忍。《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五》载：南汉太宝五年（962年，北宋建隆3年），“刘鋹于海门镇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号媚川都。凡采珠者必以索系石被于体而没焉。深者至五百尺，溺死者甚众。”明朝洪武廿九年（1396）朝廷开始派内官监采珍珠。内官即采珠太监，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公私科敛，几乎贯穿整个大明朝。太监及贪官横征暴敛，搜刮珠宝，部分上贡朝廷，余下的部分则私吞。最初，太监的权力只限于管理珠池事务，而到成化年间，太监的权力凌驾于地方官之上，有了实权。此后，正德、嘉靖和万历年间都派有太监监采。万历三十七年采珠太监李敬被召回，长达几百年的内官之祸才告结束。景泰时的谭纪，正德时的韦辅、赵兰都是臭名昭著的采珠太监。“凡采生珠，以二月之望为始”（《广东新语》）。嘉靖五年冬，合浦大雪纷飞，天寒地冻，南海雨雪。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大批贫民被冻死，但官吏仍强迫珠民下海捕珠，冻死珠民难以数计。

为保证珠贡而行的珠禁，是统治者加于珠民身上的又一道枷锁。三国时期，合浦郡属吴国管辖，珠禁甚严。统治者“虑百姓私散好珠，禁绝来去”，不得自由采捕珍珠和交易珍珠，官府沿途设置了关卡，私带珍珠会惹来杀身之祸。珍珠是当地百姓的生活来源，关闭珠市，等于掐断了生命线。珠民只能依靠上缴珍珠，由官府提供的口粮度日糊口。从《晋书·陶璜传》中可知，晋武帝太康年间亦然。后陶璜上书后，放开了珠禁。在非采上珠时期的十月至第二年的二月，珠民可自由采珠。为了生计，有的珠民只能冒险盗采。“官禁民采珠，巧盗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东汉杨孚《异物志》）这意味着要冒更大的风险。

珍珠作为商品，不等价交换使“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珠民却手握千金而至贫。“珠熟之年昼家不善为价，冒死得之，尽为黠民以升酒斗粟一易数两。既入其手，即分为品等铢两而卖之城中。又经数菲《岭外代答》经营珍珠之户，却往往爆发为巨富之家。为了生存，广大珠民曾奋起反抗，但终究在强大的皇权面前归于失败。万历十年，官吏派兵杀害苏官升等128名珠民，并抛尸示众。

南珠史，是一部胥户受压迫受剥削的血泪史。李白《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二首》（其一）诗“潮水还归海，流人却到吴。相逢问疾苦，泪尽日南珠。”便是真实写照。

## 官吏无政，南珠逋逃

珍珠崇尚，历久弥笃的原因就是根植于特权观念，珍珠已然作为一种神物。皇族、贵族一味地崇尚“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珍珠，不惜“以数万生命供宫闱一簪佩之饰”，就是因为这些附加于南珠之上的文化和精神价值，一代一代的相沿成袭。他们认为惟有用华丽、尊贵、稀有的珍珠来装饰其华服美居，才能衬托他们的身份、地位、财产。珍珠已不只是纯粹装饰品，而成了权力的象征。珠饰佩带的使用有严格的等级规定。皇族使用的必须是最上等的，嫔妃间也因地位的高低佩带时而有严格的规定。

对珍珠的崇尚反映了统治者“惟我独尊”的心态和对特权的追求，刺激了统治阶级对珍珠的占有欲。《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二·刘陟》载，南汉小皇帝刘陟“广聚南海珠玕，西通黔、蜀，得其珍玩，穷奢极侈，娱僭一方……广务华丽。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岭北行商，或至

其国，皆召以示之，夸其壮丽”。五代南汉后主刘鋹，“蹈祖父奢酷”，“珠充积内府。焚熟之后，尚余美珠四十六瓮”。到了宋朝，相比较而言，前期诏采珠多，南宋自高宗基本上没有诏珠记载。《文献通考》卷十八《征榷五》云：宋太祖“开宝五年诏罢岭南道媚川都采珠”，“仍禁民采取，未及，复官取。”当时是迫于民愤，宋太祖罢媚川都不过是统治者的权宜之计，为了笼络人心，“仍禁民采取”，真实再现贪婪攫取的目的。果不其然，“未几，复官采。”到了宋太宗，采珠数量一年比一年多，而且非常的频繁。“自太平兴国二年贡珠百斤，七年贡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场所采”。（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可见当时贡珠的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宋史·高宗本纪》说“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闰月丙年，罢廉州贡珠，纵昼丁自便。”自此，南宋以后没有再诏珠的记载。

元代，封建王朝加强对合浦珍珠控制，设立专门机构掠夺珍珠贡献朝廷。公元1317年设立合浦廉州采珠都提司。《元史·仁宗本纪》载：“延佑四年十二月丁酉复广州采金银珠子都提司，秩正四品，官三员。”但珠民难以捕到珍珠，“采集千百螺，罕见其一”，说明珍珠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另据《元史·顺帝二》载：至元三年二月，庚子。“中书参知政事纳麟等请立采珠举提司。先是尝立举提举司，泰定间以其烦扰罢去。至是纳麟等请复立之，且采珠户四万赐伯颜（弘吉刺氏伯颜）。”同年四月又罢采珠。但总的来说，元代的采珠规模及技术没有太大的发展。关于进贡南珠的数量及次数，典籍方面的记载也比较少。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采珠最盛的一个时期，也是南珠资源遭受破坏最严重的时期。统治者完全置生态规律于不顾，林林总总加起来有文献记载的采珠竟达二十几次。自朱元璋始，明代都未停止对珍珠的诏贡。嘉靖年间大规模的采珠竟达五到七次。在明朝弘治十二年（1499）进行囊括式的大采捞，第三次导致“珠蚌夜飞迁交趾界”。宋应星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珠徙珠还’，此煞定死谱，非真有清官感召也。赵瑶《还珠亭》诗云：

瑞采含辉水一湾，  
天生老蚌济民艰。  
曾驱万命沉渊底，  
争似当年去不还。

到了清代，珠乡的珍珠资源已近枯竭，合浦采珠业渐趋衰落。乾隆十七年九月又曾下诏采珠，这次采珠也因所获甚少而作罢。

屈大均为明末清初人，据其《广东新语》称“雷州之对乐池，高州石城之麻水池，旧多产珠，今亦无之。又元时，之大步海媚珠池，产鸦羸珍珠，又县之后海、龙岐、青羸角、荔支庄一十三处，亦产珠母羸及珠羸树，今皆无之。”今天，天然南珠已寥若晨星。

纵观几千年的采珠史，经历了从繁荣到萧条的演化轨迹，对海洋资源的过度索取，是南珠衰落的主要原因。历代囊珠史，也是北海珍珠资源遭受严重破坏的历史。清冯敏昌《采珠歌》（五）写道：

只供阅读 请勿侵权

江浦茫茫月影孤，  
一舟才过一舟呼。  
舟舟过去何舟得，  
得得珠来泪已枯。

这既是千百年来采珠辛酸实况的总括，也反映晚清珍珠资源稀缺的现实。